

现代汉语中“起”的句法语义系统新解:事件表达与时空转换*

范立珂¹ 陈忠²

(1.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2.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澳门特别行政区 999078)

摘要:现代汉语中,趋向动词“起”可以独立做谓语,做动后补语,做动前成分。做动前成分时,“起”既是词内成分,又承担句法功能。“起”族词汇是一个个位移事件的凝固,能挖掘更多“起”的句法语义特征。汉语的“起”作为语素能实现从语素到词、短语、句子的三级跨越,直接参与到句法配置中,四个层面一步到位。“位移事件表达”和“时空转换”以及汉语词法、句法配置的“贯通性”原理是“起”的句法语义系统的内在制约因素。

关键词:“起”类位移事件表达;时间性;空间性;句法语义系统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3-0001-08

DOI:10.13978/j.cnki.wyyj.2023.03.012

0. 引言

趋向动词因其独特性而一直备受关注,近40年多元化研究不断深入,从认知、功能的解释,到性质的界定,到重心、宾语、语法化问题,到个案研究,汉语学界成果丰硕。本体研究的成果应及时转化到词典编纂、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但具体到某个动趋成员上,词典里的转化似乎太慢,“起”就是一个例子。工具书没有及时采纳本体研究的成果,有情可原,但专题研究呢?数年来,学界讨论趋向动词的性质、意义、功能时,“起”“起来”是相提并论的,“起来”因其虚化程度、宾语问题等更受关注。但有关“起”的专题研究,方言中有不少,现代汉语中仅3篇:徐静茜(1981)和高怡(2012:8-22)对比“起”和“上”,张静(2010:11-24)讨论“V起”结构。

“起”在补语位置上虚化了,而虚化又不够彻底,存在实与虚、虚与更虚的交叉重叠,错综复杂,因而带来颗粒度不同的意义划分方法。“起”为什么能同时表示两个相反的意义“开始”和“完成”呢?至今无有效解释。“起”各义项间的关联,是否有更系统的解释?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起”的句法语义系统,有待进一步梳理。

1. 现有研究的问题

1.1 词典中“起”的义项分合,问题较多

“起”的意义丰富,在《汉语大词典》中有41个义项、375个“起”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中有20个义项、88个“起”词。可能是吸收本体成果的程度、时间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同上:1029-1031)中“起”的义项划分,仍

存在交叉、遗漏情况,如图1所示,(1)-(5)为词条1的情况,(6)为词条2的情况:

(1)“起”作为位移动词,基本义是“空间位移义”。义项①、③应该合并,二者实质是“自移、致移、自主、非自主”的区别;义项④、⑤的“长出”和“弄出”义是宾语所带来的,“起”本身只是位移,二者也是“自移、致移”之别;义项②中的“起飞”仍属“空间位移义”,符合动词“起”的词汇特征。

(2)义项④、⑦、⑧、⑨实属一类,都源于“起”最原始的“兴起”义,本文认为应该归纳为“由无到有、由隐到现”之义。

(3)义项⑪、⑫都表“开始”,但⑪属于“位移动词”,⑫属于“趋向成分”(其句法、语义也不同于作为“动词”的“起”),⑫应该归入词条2中。还有,⑪中第三个例句的“起”的意义和⑫中的有区别吗?

(4)方言介词“起”的义项⑬、⑭,一个表“始点”,一个表“经过点”,是不是应该按照解释量词的义项⑮那样,分出“a、b)”两种情况,而不是分为两个义项?

(5)“起护照”“起行李票”在现有各大语料库及百度、google上都搜不到语例,这种用法早已消失,是否还需要义项⑩?语料库中“起路条”倒是有几例,但并不是“领取”义,而是“制作”义,同义项⑦、⑧、⑨。

(6)词条2中义项②是借助构式义才有“够得/不上”之义的,虽然“起”的词汇义仍有保留。义项①属于“位移义”,义项③属“始续义”,义项④属“涉及义”,那么,诸多文献(刘月华 1998:318-329;吕叔湘 1999:441)中提到的“完成义”或“结果义”在哪儿呢?当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起、起来’语义系统新解:事件表达、时空转换及汉外对比研究”(编号:22FYYB005)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起’类位移事件表达的汉、英、日、韩对比研究”(编号:2019PJC089)的阶段性成果。

“完成义/结果义”概念本身也有争议,这也是本文拟参与讨论之处。

起 qǐ ① 由坐卧趴伏而站立或由躺而坐:~来|~立|~床|早睡早~。② 离开原来的位置:~程|~飞。③ 物体由下往上升:皮球不~了。④ 长出(疤、疙瘩、痱子):夏天小孩儿身上爱~痱子。⑤ 把收藏或嵌入的东西弄出来:~货|~钉子。⑥ 发生:~风了|~疑心|~作用。⑦ 发动;兴起:~兵|~事。⑧ 拟写:~稿子|~草。⑨ 建立:~伙|白手~家|平地~高楼。⑩ 领取(凭证):~行李票|~护照。⑪ (从、由……)开始:~止|~论|由这~就只有小路了。⑫ 用在动词后,表示(从、由……)开始:从二~算~|从~头学~|从~何说~! ⑬ 〈方〉用在时间或处所词前面,表示始点:您~哪儿来?|~这儿往北|~前天开始计算。⑭ 〈方〉用在处所词前面,表示经过的地点:看见一个人~窗户外面走过去。⑮ 〔a〕件;次:这样的案子每年总有几~|防止了一~事故。b)群;批:外面进来一~人|他们分六~往地里送肥料。⑯ (Qǐ)姓。

起 // qǐ 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① 表示向上:抬~箱子往外走。② 常跟“得、不”连用,表示力量条件等够得上或够不上;能力达得到或达不到:经得~考验|太贵了,买不~。③ 表示事物随动作出现并持续:乐队奏~迎宾曲|会场响~热烈掌声|傍晚又下~了雨。④ 表示动作涉及人或事:他多次问~过你|想~一件事。

图 1:“起”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两个词条

1.2 语法工具书中“起”的义项归纳有待商榷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吕叔湘 1999:439-441)中动词“起”有9个义项,去掉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③、⑦、⑫,甚是合理;把“动+得(不)+起”单独列出,又一个合理之处。但“动趋”中“起”的解释,如图2所示,a)属“位移义”,b)属“持续义”,d)属“涉及义”,e)属“完成义”,c)呢?c)的说明跟词典中义项⑫完全一样,从动词“起”中调整出来是合理的。但c)既然是“开始义”,是否该将“开始义”的c)和“持续义”的b)合并而用“始续义”或“时体标记”概念更合适呢?

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体”的表征通常依靠构词和构形变化,汉语则主要依靠助词的使用,用表体助词附加于动词来表达一定的体意义。“一些形式在演化过程中虽然也发展出了‘体意义’功能,但仍较多保留了原有的实词意义,以至于很难决定这些表达体意义的用法是原有词义的引申,还是已经独立出来的语法手段”(戴耀晶 1997:94)，“起”就是其中一例。汉语中,“了、着、过”表征“体”概念的微观研究几乎

占据了汉语体范畴研究的绝大篇幅,对三者之外的“体”概念单位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起”的体标记作用应该得到重视。

〔动趋〕 起//出来 这几个钉子你起得出来吗?|起出来了好些钉子[趋] 1. 动+起+[名]。后面一般都要有名词,一般为受事,多不能提到动词前面去,间或为施事。动词和‘起’中间一般不能加‘得、不’。

a) 表示人或物体随动作由下向上。动词和‘起’中间偶尔可加‘得、不’。

搬~石头|举~红旗|我捡~了几块雨花石|他抬~头看了看|他举~超过体重一倍的杠铃|我可抬不~这口箱子|湖面上扬~无数白帆

下面的例句里,‘动+起’后面没有名词,但后面要有其他动词短语。

他站~又倒下了|那只鸟才飞~又落下了|他把石头捡~放在口袋里

b) 表示事物随动作出现,兼有持续的意思。

乐队奏~了国歌|点~了一堆堆的篝火|会场里响~了一片掌声

c) 表示动作开始。一般与‘从…’、‘由…’配合;后面不带名词。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队伍由这儿排~|这事儿从哪儿谈~呢?

d) 表示动作关涉到某事物。动词限于‘说、谈、讲、问、提、回忆’等少数及物动词。

他来信问~你|我想~一个笑话|他没有提~这件事|回忆~童年时代的情景

e) 表示动作完成。

收~你那一套吧!

图 2:《现代汉语八百词》对“起”的“动趋义”解释

1.3 前人研究中“起”义项划分的颗粒度粗细不同

前人研究中“起”义项划分的颗粒度粗细不同,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1)一种意义之法。词汇义“趋向义”:丁声树(1961:57-58)和朱德熙(1982:128);形态义“动作进程和状态特征”:徐静茜(1981)和刘叔新(1982)。(2)两种意义之法。“动词+补语”:吴健民(2006)。(3)三种意义之法。“趋向+结果+状态”:刘月华(1998:317-334);“趋向+结果+始续”:张静(2010:11-14)。(4)四种意义之法。“向上+合拢+进入状态+有无经济能力”:孟琮和郑怀德(1987:576-579)。(5)五种意义之法。“由下而上+动作出现兼持续+动作开始+关涉到某事物+动作完成”:吕叔湘(1999:439-441)。

其他汉语趋向动词的义项划分也多见此类现象,目前学界几乎公认的分法是“趋向义、结果义、状态义、话题义”。“起”的语义系统到底怎么样梳理才最合理?

2. “起”独立做谓语时的句法语义表现

通过 111 万字的自建语料库^①的统计,共得到 2,461 条有效的“起”句,归纳如下:

表 1:现代汉语“起”的用法

类别		具体词例及数量
在句中承担句法成分	独立做谓语	246 例(下文省略“例”字)
	做动后补语	605
	做动前成分	起诉(13), 起哄(7), 起飞(6), 起动(2), 起立(3), 起舞(1), 起用(1), 起草(1)
“起来”和“V 起 O 来”中	“起来”句	810
	“V 起 O 来”句	46
在词汇或构式中, 不贡献句法功能	词类	名词 (往)起(抬)(2)
		形容词 起点(5), 起因(5), 起初(3), 起先(2), 起子(1), 起薪(1)
		副词 一起(352), 起码(18), 不起眼(6), 起见(1)
		量词 几起官司(1), 车祸三起(1)
	句式	“能性”句式 V 得起(25), V 不起(243)
		状语结构 (从)……(VP)起(61)

“起”编码“动体离开基底, 向上运动, 目标不凸显, 不脱离基于源点的范围”的概念。“上”“起”都表征背离地心引力的位移, “下”表征顺应地心引力的位移。“上”与“起”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视点的分配、对源点和目标的凸显各有侧重。“上”关注位移终点, 而“起”关注位移源点。“起”是在同一地点从下而升, 而“上”是从一处移到另一处(高处), 如“抬起箱子”是从地面升高, 而“抬上箱子”指行李箱移向另一处。“上”有接近“目标”义, 而“起”没有, 又如:

- [1] 走上山/* 走起山
- [2] * 抬上头/抬起头
- [3] 飞上天空/* 飞起天空
- [4] 从地上跳上来/从地上跳起来

与“吃、喝、说、笑”类行为动词相比, 位移动词最大的区别在于“路径”概念。路径, 是位移事件中因动体位置改变而设定或留下的空间轨迹。位移的产生, 一定有“运动”存在, 而没有“路径”的位移也是不存在的。位移事件表达的六要素(Talmy 2000b:26)“运动、路径、动体、背景、动因、方式”中, “运动、路径”是最简必要要素, 其他要素可以随事件刻画精细度需求的提高而进入。因此, 作为典型的位移动词, “起”的词化特征为 [运动+路径+向上]—[目标性]—[脱离源点范围], “源点”是实在、封闭、明确的, 目标是不明确的, 终点是开放、模糊、散发的, 观察者的视线没有脱离源点的范围。“起”本身融合了“运动、路径”概念, 所以能独立做谓语、承担位移表达。

(1)“起”独立做谓语时, “最简且自足的独立小句”^②上, 论元可以不出现:

- [5] 华子, 看见了吧? 这不就是东山_[背景]再_[方式]起_[运动+路径]吗?

[6] 人哪, 还是要过得现实些, 路要走得正常些, 大_[方式]起_[运动+路径]大落都不好。

(2)“起”独立做谓语时, 所支配的论元有一元、二元、三元三种类型(袁毓林 2003), 即自移事件的一元运动, 致移事件的二元性运动, “命名”义的涉及“动体、施动者、产出物”的三元事件, 如:

- [7] 风声四_[动体]起_[运动+路径]。(一价)
- [8] 余则成: 起_[运动+路径]赃_[动体]后再说吧。(二价)
- [9] 哎, 你_[背景]给孩子_[背景]起_[运动+路径]个名字_[动体]吧。(三价)

(3)“起”独立做谓语时, 所能带的论元, 意义丰富:

- [10] 看那墙, 都起_[运动+路径]皮_[动体]了!
- [11] 米莱的父亲白手_[方式]起_[运动+路径]家_[动体], 成立了自家的企业。

[12] 正要起_[运动+路径]步_[动体]的时候, 他无意间看到路边一个报摊。

[13] 业主看 DB 在装修上投资, 就在租金上来个坐_[方式]地起_[运动+路径]价_[动体], DB 陷入被动。

动体“身”作为“起”的论元, 频率最高, 达 46%, 这与“起”的原始义有关:

- [14] 这时毛人凤过来, 吕宗方和余则成_[动体]起_[运动+路径]身_[动体]: 毛主任。

“起”的词化特征决定了“起”的论元可以是“背景”性成分:

- [15] 我们_[动体]就起_[运动+路径]座_[背景]走了, 刘明浩差点忘了结账。

[16] 今天早上, 他_[动体]还没起_[运动+路径]床_[背景], 我在他的包里发现了一把手枪。

名词有“空间性”, 动词有“时间性”, 几乎是语言

学界公理,最早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 解释篇》,他给名词的定义是“一个由于习惯而有意义的声音,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的任一部分离开了其他部分就没有意义”,给动词的定义是“一个词在其本身意义之外尚带着时间的概念者,称为动词”。“除意义之外,这条定义只虑及一个角度,即时间。在印欧语言中,时制无疑是动词突出的特征之一。德语尤其直截了当,把动词唤作‘时间词’,Zeitwort‘动词’,由 Zeit‘时间’和 wort‘词’合成。名词的‘没有时间性’是相对于动词来说的,名词没有‘过去、现在、将来’一类时制”(姚小平 2018:38)。

“吃、喝、说、笑”类行为动词只占据“时间性”,但位移动词可同时具备“时间性”和“空间性”。位移动词的“运动”概念和“时间属性”相关,“路径”概念和“空间属性”相关,位移动词同时编码“运动”义和“路径”义,就可同时具备“时间性”和“空间性”。跟“走、跑、跳、飞”类位移动词相比,“起”类趋向动词是最典型的兼具时间、空间双重属性的,为其可以转喻起始和状态转换提供了先天条件。

3. “起”做动后补语时的句法语义表现

从位移事件表达角度看,“起”在谓语动词后,失去核心地位,成为位移事件纯表“路径”的成分,“运动”概念由“起”前动词承担。“起”前的动词,不外乎表征两种位移概念:“方式”或“动因”。表征“路径”义的“起”,组合能力很强,所以能进入“V起”结构的V在数量、种类上都很丰富。结合自建语料库,我们发现,V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别^③:

3.1 A类动词:[+位移][+向上][+时间性][+空间性]

抬,扬,提,举,站,鼓,升,坐,竖,挑,掀,托,飞,拾,撩,踮,捡,跃,捞,升腾,飘,弓,跷,隆,抡,掀,挺,顶,直,暴(形容词动化,下同)

A类动词也同时具备空间性、时间性,有“向上”的方向,跟“起”最易组配,组配后表达物理空间位移的数量最多、频率最高。动词编码“方式”还是“动因”,对应于事件是“自移”还是“致移”。

扬起(弧线/灰尘/烟尘/眉毛/头/脸/巴掌/杯子……):

[17] 海藻破涕为笑,眼泪还扑嗒扑嗒,嘴角_[背景]已扬_[运动+方式]起_[路径]一个好看的弧线_[动体]。

举起(手/放大镜/木椅/枪/杯子/酒杯/孩子……):

[18] 余则成_[背景]举_[运动+动因]起_[路径]双手_[动体],一动不动。升起(希望/炉子/太阳/炊烟……):

[19] 拉拉心里_[背景]不由得暗暗升_[方式]起_[运动+路径]一线希望_[动体],玫瑰走了,该轮到自己了吧?

3.2 B类动词:[+位移][+不确定方向][+时间性][+

空间性][+致使性]

拿,收,抱,抓,拉,端,接,拎,拽,卷,捏,穿,架,爬,扶,拣,揪,牵,捧,绰,关,攥,码,荡,漾,筑,镊,挥,挂,踢,装,扯,包,燎,打点,抄,负,皱

B类动词的数量、频率较A类稍高,多表征位移的“动因”,表“动体”经过该行为达到一种新的位置或状态。B类动词方向不明确,但跟“起”组配后,受“起”的影响,都表达出“向上”的位移义。反之,只要动词具备空间性和时间性且其“方向”跟“起”不冲突,都能跟“起”组配,表达位移事件。按时间一维性原则(金失根 1997),句中只一个动词可获得时间指示信息,其他动词的时间信息属其他句法层面。“起”由独立做谓语转为做动后补语,“动词性”减弱,“时间性”消失,但保留了“空间性”,因而有表征“路径”的功能。

收起(笑容/笑脸/恍惚/信/照片/茶杯……):

[20] 我收_[运动+动因]起_[路径]一脸的委屈_[动体],换成傻笑,想绕开这个尖锐的问题。

抱起(人名/行为准则/被子/钱/小熊/肩膀……):

[21] 余则成抽回了手,想了想,抱_[运动+动因]起_[动体]鸡窝上的两个花盆_[动体]离开。

抓起(手枪/照片/钱/手/电话/烟灰缸/钥匙……):

[22] 胡总_[背景]当场就抓_[运动+动因]起_[路径]这电棒_[动体]问她:雪糕和冰棒都没有,电棒要不要吃?

3.3 C类动词:[-位移][-方向][+时间性][-空间性][+触发性]

想,说,引,问,聊,谈,激,激发,发,记,调动,唤

C类是谈论、记忆类动词,无“空间性”而有“时间性”,跟表“路径”义的“起”结合后,整个结构识解出“关涉受事”之义。C类动词是产生虚拟位移的致动因素,有介引新成分作用,表示因这个行为而引入一个新的抽象的“动体”(“V起”结构后面的词汇、短语、小句等),这抽象的动体就是“关涉”的对象。动体到达新的空间,位移动程结束,位移事件完成,一个有界的位移完成。“起”引入新动体的功能跟其独立做谓语时凸显“从无到有”的功能一脉相承。“起”的“空间性”是“时空转换”的桥梁。

想起(人名/事物/……):

[23] 怎么周亮自己没有想_[运动+动因]起_[路径]这封邮件_[动体]吗?

说起(观念/人名/……):

[24] 然后开始说_[运动+动因]起_[路径]今晚会上的种种趣闻和失误_[动体]。

引起(兴趣/不满/怀疑/警觉/围观/叹息……):

[25] 如果有背景,很快就会引_[运动+动因]起_[路径]注意_[动体],树大招风是一定的。

3.4 D类动词:[-位移][-方向][+持续性][+时间性]
[-空间性]

响,打,比,玩,燃,蒙,眯,瞪,下,做,讨论,织,硬

同理,“起”在D类动词后,失去“运动义”及“时间性”,保留“路径义”及“空间性”。具备“时间性”的D类动词,跟保留“空间性”的“起”结合,识解出“动作行为在时间轴上的虚拟位移”,表达出“动作行为在新状态的开始”。D类动词表征位移的“方式”,整个事件展现出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随着动作的展开,动作行为进入一个新的“事件运行”状态。注意视窗(Talmy 2000a:304;Antuñano 2006:255)在“初始”阶段时,“起”有“起始”义,在“进行”阶段时,“起”有“持续”义,“起”因而成为“时体”标记。“起”的“空间”义是识解“时体”义的桥梁。

换言之,“起”在D类动词后面,有了“起始持续”义,动作行为是时间轴上位移的“动体”。“起”理解为“起始义”还是“持续义”,受D类动词的“持续性”特征的制约。“瞬间动词”在“起”前时,“起”往往识解为“起始”义,“强持续性动词”在“起”前,“起”一定识解出“持续”义。动作的持续性弱时,在时间轴上的位移动程相对短。动作的持续性强时,在时间轴上的位移动程长。普通话的“起”和“起来”同样有表达“始续体”的功能,但分工逐渐明确。“起”逐渐成为“起始”体的主要承担者,“起来”逐渐成为“持续”体的主要承担者,二者有交叉。(另文探讨)。

响起(音乐/歌曲/电话/各种声音……):

[26] 陆涛正在睡觉,门铃声_[动体]响_[运动+动因]起_[始续]。

打起(精神/电话/行囊……):

[27] 米立熊_[背景]警惕地打_[运动+动因]起_[始续]了官腔儿_[动体]:
这我可不知道,这是社会的事。

玩起(游戏/这一套):

[28] 小贝开始耍赖,玩_[运动+动因]起_[始续]以前的游戏_[动体]。

4. “起”做动前成分时的句法语义表现及其背后的“起”族词汇现象

“起”做动前成分时,“起”句有一个共同特征:“起”有双重身份,既可看作词内成分,又可理解为句法成分。“起”和后面动词结合紧密,但“起”本身承担着句法功能。

[29] 后来这案子依法定程序报到检察院了,向法院_[背景]起_[运动+路径]诉_[动体]就是检察院的事。

[30] 在大家_[背景]的起_[运动+动因]哄_[动体]下,陆涛一上来便一连喝了三杯啤酒。

[31] 你这小子一路走来,四平八稳,没有起_[运动+路径]伏_[运动+路径]。

[32] 飞机_[动体]从洛杉矶_[背景]起_[运动+路径]飞_[运动+方式]时天

已经黑了。

[33] 二人_[动体]急忙_[方式]起_[运动+路径]立_[运动+方式]:报告副站长,没有。

[34] 此刻的向南正往站台上猛冲,他跑到了,看到了慢慢_[方式]起_[运动+路径]动_[运动]的火车_[动体]。

“起”的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激起了本文考察“起”族所有词汇的兴趣。在线汉语字典(网页链接见尾注^④)中“起”族词汇共561个,从内部结构看,“起”族词汇本身就是一个位移事件的凝固,内部结构义和词汇化后的凝固义,90%是对应的;成语中的“起”几乎都保留其基本义,保留其原本的句法特征。“今天的词法是昨天的句法”。

屈折语从语素到句子的组织配置分三步走,逐级完成从语素、词、短语到句子的功能升级,英语的语素-ed是先作为构词元素进入动词配置,然后与动词一起进入短语和句子配置。而现代汉语的句法配置系统则是贯通语素、词、短语、句子四个层面一步到位,“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561个“起”词中,除去“起”字在中间的12个三音节词和1个四字成语“此起彼伏”,其他的可分为两类:“S+起”结构188个,“起+S”结构361个。80%的词基本都能还原出一种“起”类位移事件,其他词素起刻画“起”类位移的“动体、方式、动因、背景”等概念的作用。

4.1 “S+起”结构中“起”的句法语义表现

(1)“N+起”:“主+谓”式,“状+动”式,“起”都表征[运动+路径]。

“主+谓”式,N是位移的动体,多是自移性位移(自主性、非自主性的判别是语义上的),如:凤起,风起,蜂起,病起。“状+动”式,N刻画位移的“方式、背景”等,物理位移如:坟起,脉起,桥起;虚拟位移如:缘起,辈起,锋起。

(2)“V+起”:“状+动”式,“动+动”式,“起”都表[运动+路径];“动+补”式,“起”只表[路径]。

“状+动”式,V刻画位移“方式”,如:强起,翔起,腾起,窃起。“动+动”式,V和“起”是并列动作或连续运动事件:跪起,坐起,拜起。“动+补”式,V是结构核心,表征位移“动因”,“运动”概念由V表达,“路径”概念由“起”承担,“起”补充说明V的使动下的位移路径,物理位移如:提起,挺起,拔起;虚拟位移如:发起,唤起,说起。

(3)“Adj/Adv+起”:“状+动”式,“起”表[运动+路径]。

Adj/Adv刻画位移的“方式”,如:横起,杰起,迭起。

总之,“S+起”结构,除了“动+补”式中“起”只表达[路径]概念,其他组合方式中,“起”都表达[运动+

路径]概念。表达[运动+路径]概念时,“起”是结构核心,同时具备时间义和空间义;只表[路径]概念时,“起”失去“运动”义,只留“路径”义,失去时间义,只留空间义。失去时间义的“起”,失去动词性及结构核心地位。

4.2 “起+S”结构中“起”的句法语义表现

(1)“起+N”:“动+宾”,“定+名”,“量+名”

“动+宾”式,跟汉语句子的“时间顺序原则”一致,N在“起”前,是“自移”事件,N在“起”后,是“致移”事件。语序不仅区别了动词和论元的结构关系,而且区分了位移的“自移”与“致移”特征。根据N与“起”的组合所凸显的位移角度的不同,又可细分出三个类别:①凸显“由低到高”过程:起塔,起灶,起屋。②凸显背景:起座,起席,起床。③凸显“从隐到现”的新出现:起酵,起风,起膘。

“定+名”式:起句,起点,起薪,起价。“起”的“路径”特征是“射线式无限延伸”,做定语时,识解出“开始义”,表示“早期的、最先的、开头的”。作为定语的“起”,无“时间性”而有“空间性”,只表“路径”义。

“量+名”式:起数。“射线式无限延伸”的“路径”特征,使“起”成为事件量词。

(2)“起+V”:“动+动”,“状+动”

“动+动”式,V和“起”的关系体现为四种。并列动作:起坐,起动,起降;连续运动事件:起离,起谢,起送;同义复用:起始,起升;对义合并:起止,起伏,起灭。

“状+动”式,V的“方式、动作”性强,语义重心在V上,“起”的“动词性”不得不弱化,即“运动义”淡化,只留表“路径”的“空间义”。“空间义”的“起”做状语,受“射线式路径”特征的影响,产生“起始、开始”义,很多情况下虚化到只起凑足音节的作用,如:起跑,起办,起驾,起售。“开始义”的“起”,限定了事件的时间、时体特征,将具体动作变成了位移“动体”,表示“动作行为进入新状态”。

(3)“起+Adj/Adv”:“动+补”,“动+宾”

“动+补”式,如:起早。“早”补充说明“起”的时间情况。“动+宾”式,形容词在“起”后,成为形名词,表示进入或改变某种状态:起急,起烦,起腻,起急,起痠。

4.3 “起”族词汇中表现出的“起”和N、V、Adj/Adv的句法关系

(1)“起”和N组合时,“起”的谓词性强,吸附性强,不管“N+起”还是“起+N”,“起”都是结构核心。N在“起”前,其角色或是位移动体,因而是“主+谓”式,或其角色是位移方式,因而是“状+动”式。N在“起”

后,是“起”支配的对象,位移的动体。

(2)“起”和V的组合,最能考验“起”的占据结构核心的能力。“起+V”时,“起”都保留动词性。“V+起”时,在动作性强的方式动词后面,“起”作为“方式”不凸显的位移动词,不得不失去其核心地位,成为补充说明位移方向的纯“路径”成分。

(3)“起”和Adj/Adv的关系中,“起”无一例外都占据了结构核心地位,天生具备修饰性特征的Adj/Adv跟有时空概念的“起”是无法竞争的,甚至在“起”强势的谓词性特征环境下,Adj/Adv名词化为其所描述的动体,成为形名词。

5. 余论:汉语语词、句子的“贯通一致原理”及“起”的句法语义系统新解

汉语之所以能够一步实现从语素到词、短语、句子的三级跨越,是基于汉语的句子跟词组、语词的构造原则一致的原理,无需限定、非限定形式变化,无需性、数、格、时、体、态的句法形态变化。最早总结这个特征的是朱德熙(1985:4)在《语法答问》中“对汉语语法真正的特点”这一问题的回答:

“要是拣关系全局的重要方面来说,主要只有两条。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两条都是笼统的说法,每条都概括了汉语语法的一些具体的特点”。

陈忠(2015)发现,屈折语的形态变化只局限于语词框架之内,无法做到通过语素直接干预句子对终结程度的表征。屈折语的时体形态立足于动词的形态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表达[±进行]、[±过去]、[±终结]等,汉语则借助动补结构以及“着”“了”“起/起来”等的隐现、长短伸缩,以“和合变通”的方式表征动作进程及态势,表征类似屈折语的“体”的概念。

结合本研究,“V起”大多对应于英语的过去时-ed,-ed印证着“起”的时体标记作用^⑤。“起”的“时间义、空间义”的转换,还能对应从无界到有界的事件界限的转换,如“眯眼睛”,是抽象的无界活动,“眯起眼睛”,是具体的有界事件。如“眯起眼睛,眯着眼睛,眯了眯眼睛”,动态的界化逐步清晰。

隐喻分为“实现性隐喻”和“构成性隐喻”两种(Ungerer & Schmid 1996:147-149),前者是“解释性的”,后者是“构成性的”。英语中本体隐喻是“实现性的”,汉语中本体隐喻是“构成性的”(沈家煊 2016:127-129)。言者用一个具体概念解释一个抽象概念,两个概念之间是“实现关系”,具体概念是抽象概念的

实现。“构成关系”没有一个实现的过程和方式,抽象概念本身就是具体概念“构成”的。如英语要用 Verb 来指称动作或活动,那就需要一个名词化(nomination)

的过程,而汉语不需要。

本研究发现,英语从语素、词、短语到句子是逐步升级的“实现关系”,现代汉语的语素到词、词到短

表 2:现代汉语“起”的语义系统

句法表现			语义表征		语例
谓语核心	N+起	主+谓	1.“躯体自身”类位移; 2.“由低到高”类位移; 3.“离开源点”类位移; 4.“由无到有”类位移; 5.“致使他物移动”类位移。 “起”都表达“运动+路径”,具有空间义和时间义	自移事件	凤起,喜起,云起,鹊起
		状+动		自移事件	肩起,坟起,脉起,桥起
	起+N(动+宾)			自移/致移	起家,起风,起疑,起钉
	Adj/Adv+起(状+动)			自移事件	勃起,横起,杰起,迭起
	起+Adj/Adv	动+补		自移事件	起早
		动+宾		自移/致移	起急,起奸,起烦,起腻
	V+起(状+动)			自移事件	翔起,腾起,登起,窃起
连动结构	V+起(动+动)		同上	自移事件	跪起,坐起,居起,拜起
	起+V(动+动)			自移事件	起立,起离,起飞,起升
动后补语	V+起(动+补)		1.“方向改变”类位移; 2.“状态改变”类位移; 3.“涉及”类虚拟位移; 4.“始续义”类虚拟位移。 “起”都表达“路径”义,失去时间义,保留空间义。	空间方向	拿起,抬起,扬起,提起
				收存状态	收起,接起,装起,包起
				涉及对象	想起,说起,引起,问起
				始续标记	响起,打起,比起,玩起
动前成分	起+V(状+动)		“开始新事件”类虚拟位移,“起”的“路径”特性使其保留空间义,表“开始义”	开始某事	起衅,起跑,起售,起租
名前成分	起+N	定+名	“起”表“早期的、最先的、起初的”		起语,起句,起薪,起价
		量+名	“起”为量词		一起事,一起人,起数
在构式中	“能性”构式		“起”贡献的是“完成、实现”义		V得起,V不起
	介词结构		“起”贡献的是“开始、起始”义		(从)……(VP)起

表 3:“起”的意义分类与以往各种分类的交叉和对应情况

句法意义系统		一种意义说	二种意义说		三种意义说				四种意义说		五种意义说	
谓语核心	躯体运动	词汇义“趋向”: [1][2]	动词	[5]							[9]	
	由低到高											
	离开源点											
	由无到有											
	致使位移											
动后成分	空间方向	形态义“动作进程和状态特征”: [3][4]	补语	[5]	趋向	[6]	趋向	[7]	向上	[8]	由下向上	[9]
	收存状态				结果		结果		合拢		完成	
	涉及对象				状态		始续		进入状态		关涉	
	始续标记										开始	
动前成分	开始义											
名前成分	起初义											
能性构式	实现义											
介词结构	开始义								经济能力			
文献编号:[1]丁声树等(1961:57-58)[2]朱德熙(1982:128)[3]徐静茜(1981)[4]刘叔新(1982)[5]吴健民(2006)[6]刘月华(1998:317-334)[7]张静(2010:11-14)[8]孟琮,郑怀德(1987:576-579)[9]吕叔湘(1999:439-441)												

语和句子之间在功能上是衔接畅通的“构成关系”。“起”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形式和意义互为表里,充分梳理各种句法关系,能更好地梳理“起”的语义系统。而基于“位移事件表达”和“时空转换”分析,基于汉语语词结构跟句法结构“贯通一致”原理,能将“起”的语法语义体系得以全面展现,见表2。

再结合前人关于“起”的意义分类,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分类的交叉和对应情况,如表3所示。

一种意义说,是只讨论一种句法功能的“起”:即“动词”的“起”或是做“趋向成分”的“起”。两种意义说则分出了“动词”和“补语”两大功能,但没有进一步细分。至于三种意义说,前两个义项是一致的,第三个义项有“状态义”有“始续义”,讨论的是一个范畴,使用的是不同的术语。四种意义说中,“向上”义同“趋向”义,“合拢”义同“结果”义。“合拢”义这个总结很有道理,也有许多文献中质疑“起”的“结果”义太泛化(李敏 2005),本研究发现,“起”表“结果”义时,外延很窄,基本跟“收存”相关,前人所举的“结果”义的例子也基本都是“收存”类动词,所以本文归纳为“收存状态”。至于“经济能力”这一义项,实质是“能性构式”中的“实现义”,跟其他义项的句法地位不是一个层面,不合理。关于五种意义说,详见引言所析,“由下而上”同“趋向义”;“完成义”同“结果义”,但本文认为应准确归纳为表“收存状态”;“关涉义”这个超越其他研究的归纳很好,相当于本文归纳的“涉及对象”义;“动作出现兼持续”,本文建议用“始续标记”这个概念。

注释:

- ① 因语料的口语性要求,本文选取《玉观音》《奋斗》《蜗居》《潜伏》《杜拉拉升职记》5篇影视剧本为语料,共111万字。文中例句均来自自建语料库。
- ② 为严格考察不同要素的组合形式,只考虑有明确形式表征的概念,蕴含的不予考虑;只限于小句单位,观察同一个小句的概念成分。
- ③ 本文做定性定量研究,所举词例均来自自建语料库,数量、频率都有确切统计,有些动词取某个义项义。
- ④ <http://xh.5156edu.com/html3/19252.html>
- ⑤ 英语中另外一种常见的对应是V+up,“起”在英语中的对应,是本项目的另一个研究,篇幅所限,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陈忠. 2015. 汉语类型学句法形态在及物结构配置中的调适机制[J]. 语言教学与研究(5):63-71.
-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
- 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高怡. 2012. 趋向动词“上”和“起”及相关动趋式的比较研究[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 金失根. 1997. 关于时间—维性对动词句法特征的制约作用[J]. 汉语学习(6):10-12.
- 李敏. 2005. 论“V起来”结构中“起来”的分化[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3):74-77.
- 刘叔新. 1982. 论现代汉语助词的划分[J]. 天津社会科学(3):90-95,88.
- 刘月华. 1998. 趋向补语通释[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孟琮,郑怀德. 1987.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沈家煊. 2016. 名词和动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吴健民. 2006. “起”的语义分析[J]. 现代语文(4):45-46.
- 徐静茜. 1981. “·起”和“·上”[J]. 汉语学习(6):11-16.
- 姚小平. 2018. 西方语言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袁毓林. 2003. 一套汉语动词论元角色的语法指标[J]. 世界汉语教学(3):24-36.
- 张静. 2010. “V起”的句法、语义及语法化研究[D]. 开封:河南大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Antuñano, I. I. 2006. Leonard Talmy: a windowing onto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language. Part 2: language and cognition: past and future[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4(1): 253-268.
- Talmy, L.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Talmy, L.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Ungerer, F. & H. J.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收稿日期:2023-01-19

作者简介:范立珂,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陈忠,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跨文化认知对比。

(责任编辑:吴尹清)

Abstracts of Key Papers in Current Issu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ntactic–Semantic System of “Qi” in Modern Chinese: Event Expression and Time–Space Transformation by FAN Like & CHEN Zhong, p.1

In modern Chinese, “Qi”(起) can be used independently as a predicate, a complement after a verb, and a component before a verb. When acting as a pre-verb component, “Qi” can be an intraword component or embodies a syntactic function. “Qi” family words are the solidification of motion events, and mor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can be excavated from the internal structure. Chinese character “Qi” as a morpheme can achieve a three-level leap from morpheme to word, phrase, and sentence, and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syntactic configuration, and the four levels can be achieved in one step. “Motion event expression” and “space-time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istency” principle of Chinese lexical and syntactic configuration are the internal constraints of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ystem of “Qi”. Key words: motion event expression of “Qi”, temporal, spatial, syntactic–semantic system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The Soft Power–Based Paradig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y CHEN Wei & GAO Zihan, p.59

The practice of “soft power”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known as the two popular concepts starti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lthough both taking “culture” as their soul or foundation, the two have never been given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attention, thus to expand new theoretical or ideological boundaries.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as an inevitable academic event under the then international settings around the 1970s, and accordingl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ahoots with “politics” or “power”, has formed itself a new paradigm around “resistance” and “construction”.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however, is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of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nstead of the former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gives new operational ideas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or cultural issues. Therefore, the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soft power need to have a general view and construct its own new translational paradigm beyond the concept and methods that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after “cultural turn”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which the “dialogue” based on modern civilization will be actively sought, so as to obtain both the cultural and the values-based “identities” by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the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soft power mark a new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soft power, cultural tur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 the Translated Work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 by HE Ning, p.81

Translated wor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 As Seamus Heaney’s modern English version of *Beowulf* became a succes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British poets started to translate various poems into English. While Alice Oswald rewrites Homer’s *Iliad* to revitalize the English poetic tradition, Don Paterson creates versions of Modern European poetry to develop new poetic styles. As a Scottish nationalist, Robert Crawford borrows from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o challenge the dominant English poetic tradition and demonstrate Scottishnes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 Translated works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bring thematic diversity and artistic innovations into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

Key words: British poetry, translation, nationality

A Study on Constructional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Taking *going to* and *gonna* as Examples by ZHAO Yongfeng, p.92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harbors the viewpoint that language i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context. Based on this viewpoint, the curr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pairing of form and function, is also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whose driving force of evolution lies in socially usage-based competition. There are two basic models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rationalism and romanticism. The rationalist model regards language as a neutral medium fo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liberation, transcending regional and social differences, thus advocating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while the romantic model emphasizes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gards language as a way to express local identity. This paper, with *going to* and *gonna* in COHA as corpora, takes rationalism and romanticism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and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track of the two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ajor finding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going to* and *gonna* have formed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in the long process of using, which has developed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fter changes in the aspects of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frequency of use, community distribution and constructional meaning.

Key words: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construction, language variation, rationalism, romanticism